



和
1.601
2



和6
1601
2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語類二 問答

先生曰凡論學須識得大頭腦所在苟能用力於根源之地遇私意起時自然會覺覺時自然會改不要將精神專困在改過上流而為正助之病

或疑周海門之學近禪得毋涉虛空否先生曰你這一問是見人說是這等還是自己見得是這等答曰某曾看過內典見得如是先生曰你這一見還是從工夫體驗得的還是看去空空見得的答曰某只見得如此先生曰此是虛知虛見且去坐下體認待有所得方可商量

沈中一應曰吾輩於義利以要看得徹時亦儘難先生曰

眼光大小亦隨學力而進吾輩只是學聖人之學樂聖人之樂不怕眼光有不亮時

錢集生悅舉君子上達章問曰人皆識君子當為小人不當為上下分途處何繇見得清楚先生曰我輩正要從此處大開眼光若是眼光明亮的只管向上境界去若是眼光暗的只管向下境界去

先生曰諸友坐下各各體貼看果然在君子路上走還是在小人路上走日用間豈無托足之地自己定自分明從此體勘即是做工夫處若一向在君子路上此是輕車熟路愈加工夫便是了若一向在小人路上須急早回頭

先生曰一念不合天理一事不合天理即是小人繇一念以至於念念繇一事以至於事事遂成一箇真小人曰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彼以小惡為無傷而弗戒終至於敗壞不復可救豈不痛哉

先生曰世間作事真有令人可怪令人可笑者顧謂章學師曰曰彼世途上人已不足道即如我輩今日事上接下種種酬對從此應付終身於本來面目不知討求下落豈不枉過一生

先生曰人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蓋因幼時真性如八窗玲瓏四字洞達無所遮蔽不知向後如何一轉便蒙蔽了此一轉甚是害人大抵日轉日甚世故日深真性日蔽聲色貨利之場為所汨沒者多矣譬如看風水者指南針雖不動而移步換形東西易面矣然雖被習染而

真性未嘗不在

先生曰真性中豈有習染後來世故交接遂有習染習之既深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卽至衾影夢寐無非是習然此點良心卻又完完全全是以爲小人者唯習染深厚至於呼之卽應叩之卽覺又不因習染深淺遂分利鈍先生曰學問別無可說全要人肯發心若不說如此說亦如此所說如此所行不如此只是並未發心在卽如諸友考試一節能不隨俗攀援否如或不免便須痛自知非若又放過則後番又踵故習終身擾擾矣奔兢本是道所不載甚或竟忘故我以狗之豈非所學皆僞此關不破決難與入堯舜之道或曰人有三個關頭難過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只分彼此不分輕重不爲舜徒便是蹠徒矣孟夫子將求富貴利達者比之齊人溥爲虀斷細驗之近日士子行徑印板不差只爲發心不真蹉跎將去便浸淫不返至於無所不至奚必到後來登仕途方決裂也諸生盍於此益省

先生曰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自不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王俊仲曰良心本然一覺察便難自容何待人觀先生曰正要識得本然之心

或曰一發心便是道則從來異端曲學如楊墨者豈非發心成此學術先生曰只爲最初發心時各有所爲從此差起無所不異次日異端

先生曰人不可一日而不學學不可一日而不講從事於

此覺身心纔有安頓處不似別的事做也得不做也得友人講其為其所不為先生曰吾輩在座的果是有所不為有所不欲自己信得過才好若信不過須著實策應將去史學師曰信得過更無餘事先生曰須更退而反求不是浮淪承得的

先生曰吾輩心不能靜只為有思在假如科舉的人他只著在科舉上即不專為此總是旁枝生來所以濂溪先生教人只把無欲兩字做丹頭

先生曰人皆有本然之真心在不曾把來理會遽要與公物與人忘善不知隔了幾重公案這本然的心原坐下完是人自不體察耳

一友疑工夫甚難先生曰工夫無甚難只是不肯做即肯做未必能知要耳又曰為學莫先立志畢竟已有志在才好做工夫如種子下地才加得培壅之功所以學者須先辦這個志

一友問非不解立志形骸之見尚不能打破奈何先生曰既有志為人如何尚打不破如為臣自然有君為子自然有父為弟自然有兄此心如何能已只恐無志為人耳若真有志種種隔絕自然銷化又云本原是一體天地萬物尚且不隔何況一家之人乎

或問要好的心與道有礙否先生曰所云要好是求勝便有礙吾輩遷善改過不是要求勝人若自己坐下病疔種種未去此之古聖賢甚是可耻耻不若人此亦要好心也卻少不得又問要做好愈見不好反有不如常人

處先生曰真要做好人決無不如常人之理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只恐做好這心尚未真切耳史學師曰若說要好而不能好我欲仁斯仁至矣卻如何說先生曰人本是好的立著意見要與人異卽如外面周旋卻加些意在豈不是礙道的你亦當作是問但須從要好而未能處尋一個切實處才有進步也先生復顧在座諸友曰如此友有求勝之心固是病痛又有一等全不要好甘爲人下將何法救他

先生曰爲學不得悠悠汎汎須實落著在吾身上方有進步可言世之人勇者旣以俗緣世味汨沒此身高者又旁馳外驚不得身之所以爲身曾子唯確認此身用心於內故其功夫一一放鬆不得其學傳之後世而無弊

或曰身一也而人所認各異或認爲嗜欲之身或認爲功名之身或認爲道德之身更有并道德而掃之直證真身者先生曰不必如此區分人本坐於利名場中但一覺破便是真身邊事

張奠夫應問君子深造章先生曰自得之學先要自己發個信心信得自己原是十分具足不待他求方肯深造以道掘井九仞猶爲棄井決然放手不得自到左右逢原地位

先生曰深造工夫凡人都有一段必往之精神但只向外求得不自得卽求自得亦未免有夾雜一有夾雜便搖奪得去粗言之是聲色貨利約言之不外名利兩字先生曰白沙先生之學以自得爲宗他自言如舟之有舵

操縱在手全不費力看來也只是下得深造之功所以能如此築陽春臺一坐三年爲卻何事吾輩如何下得這般工夫倘無此工夫雖寶山在前終成當面錯過又曰學人纔肯於自上關切便有得力處自求自得本不難今人只是向外馳求耳

先生贊周炯吾曰此老有古人風在聖門中是立腳得定的人品蓋有實德在中絕無矯異之習可以爲吾輩師先生曰朋友無疑可質將奈何其實人坐下各有病痛拈出商量煞有進步

章學師曰君子小人只在一念間轉移小人一念悔悟便是君子君子一念墮落便是小人先生曰如此說來一念善時爲君子一念不善時又爲小人半上半落究竟作何結果必須立定腳跟永不落小人路上方好

或曰今先生設席諸友拱聽卽此是行還更有待而行先生曰卽此是行更不須待若待只管待得去

與陳甥昱輩問答

初登講席陳昱等在坐問之曰爾等信得聖人人人可爲否諸生擬議者久之或云性本不二質則萬殊余曰尊性乎尊質乎其人無對又問之曰爾等自揣果欲爲聖人否諸生擬議者久之或云心則願爲力實有限余曰心從力乎力從心乎其人無對因問我輩何以不免於凡夫余曰此亦不必遠求只此擬議間有多少疑團不化此是墮落凡夫真種子曰然則學聖人之要安在余曰只我問時不作擬議見但直下作答曰可爲不可爲能爲不能爲則卽

此去聖人不遠

與沈求如沈中一問答

余有殤子之戚諸友來慰沈求如因叩予近處骨肉之變於此學頗得力不余曰莫是過哀不中節曰非此之謂也人生處此誰教公不過哀來須知發必中節正有此未發之中在於公何如曰道及此僕近日閱此情境不免有張皇意思曰可知公於此中不能無動了於此有動何事不動沈中一曰過哀處是動如何此外更求不動求如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然其天自定何嘗動些子來乃知人心之體原是動而無動其以動靜爲兩物者非知道者也余曰須知動便是物欲心物欲心未淨遇事作緣免不得張皇之病而今正須拔去病根光復舊物爲第一義不必在動

靜作分疏見解求如曰得之矣而中一固嘗以節哀爲教者自是治標的藥兩賢之啓予多矣 夜間復訟張皇二字在何處因思治疾之日多微行險之意哀思之日有怨天尤人之心所犯罪過亦不小豈止足妄動一下者而前日自供自認爲不死合糊自護遂失良友之針砭惜哉此固西河之新以殺我而拜也

學言

執德不_⑤固曰拘信道不篤曰浮

古人有言曰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聖賢不能為時然乘時難矣如射飛鴈於當空其取勢也預而發機也巧故命中焉鴈到手隨已無及矣易曰知幾其神乎金木水火之質皆屬於土金者土之華實也水得土之潤火得土之焦皆土之屬也古人謂水火不屬土則土安能統四氣而居於中央土制水而止妻統於夫也土傳火而化子生於母也土也者四時之中氣也

小人而仁者吾見之矣未有不仁而可為君子者也禪門說既悟時如水上胡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然則吾儒門既悟時如水上行舟有柁在

手常蕩蕩地無險不破無岸不登

人生皆爲習所轉則心亦爲習所轉一切捭排是非計較凡聖恐都是習心須是瞥地時恍然一覺如孟子所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方恰恰是本心處早已電光埋沒了夫以習爲性何啻霄壤

主靜之學直透生死關惟知道者知之異端之靜隨緣和會而已謂揀擇心害道是生死業行住坐臥都爲境轉一切甘食悅色心順導之而已至云寧可破戒如須彌不可引惡知識如芥子許論恁破戒不破戒可爲自瞞自證夫飢而求食雖不得食不忘食想因想而馳安知正味如飲食之有止則雖有狗生之心而亦有所不用矣至此方斬截得求食想心境兩忘生死一道便是到

頭學問如甘食而已須一味索飲食去如廢食而已則是非場中已早折一枉死漢了斯二者皆動也聖人則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拘者開之滯者釋之躁者恬之迂者決之輕者重之薄者敦之惰者作之粗者剗之紛者一之君子曰學焉而已矣其爲力也要約而所及者廣

求知天而不求知人求爲聖人而不自爲賢人此新建以後學者大弊

僞靜詐儉今人之所托古人之所恥也古之人恥之予亦恥之

真知學之當好若飢渴之於飲食然則欲罷不能之機自不容已矣

狐疑隱忍拘泥矯飾是大段惑處煩惱艱危糾結紛紜寬縱因循急促苟且是細微惑處然必更有病根在者諸病所起為卻恁事於此痛割一下豈不一了百當者

病莫重於輕浮過莫叢於忠厚煦煦之仁子子之義德之賊

前年別陶淑先曰兄太坐周至凡事可且放錯去當時言下有省余近復發憤自鞭謂人生至此尚可坐一錯跌否已追往事不免種種是錯乃知求不錯反成錯非不錯不錯上事只求不錯心尚有錯在淑先知已

學問不止是談道理護心性須逐事境磨鍊使道理十分透徹正是心體透徹時從此積累而不已則德日進矣族姪孫啓魁嘗病坐馳余問近來云何曰其病猶昨愈覺沉溺難返余曰自覺自痛自醫他人奈爾何曰其功安在余告之曰人爭一箇覺不覺覺得坐馳是一機既覺了愈覺其沉溺又進一機如夜半主人防偷子業已微色發聲當亦不久跼足也此時正好用工夫莫疑是退步

門人陳敬伯云學不在多言多言障道如盲者喻日輾轉尋錯甚予謂人心如旭日直是擬議不得

三十年來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聖人言辨惑是遡流尋源之法若源頭一著只在修隱上做工夫

如曰人有過已亦過矣如曰已無過人其謂我何此在旁觀者且尚有清眼而況對局者乎故君子必自反也

象山先生曰孔門多有無頭柄語如言學而時習之不知習箇恁麼又言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所守者又是何物程子亦云大凡有題目事易做今且說學是學其進爲之事則自灑掃應對以至事親從兄禮樂射御書數之屬盡之矣士童而習之質美者當舞象入塾已能通之若謂學其理則理之散見於天下者又安能一一而學之據象山之見將謂學其本心而已乎心又何可學也夫仁智非心體乎則所及所守者又何物耶宋儒見道莫如程子所謂無題目事果安在仁義禮智孰非犯題事舍此而言此心此理果逃之空虛者耶程子又言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得來則濂溪太極一圖已土苴擲之而所謂天理二字果二帝三王以來不傳之祕乎須知體認之功又從何處起得非吾夫子所謂時習者非耶後之君子繇象山之言而約之以程子之說則知聖學之必有要歸而從事於支離恍惚者皆學其所學而非聖人之所謂學矣

曾子曰有三省卒傳聖人之道而後人有一日三檢點者程子則問之曰其餘時做甚勾當然則曾子三省而外亦甚勾當耶或曰三省首忠信是心體滿盤流露處是學問一生根基又從事於傳習之間而功夫并到安見作聖有剩義乎此曾子三省微旨也若作三件事看則落宋人之見矣一日三檢點時又是甚勾當若檢點的是則一再行之亦通身見血處若檢點的不是則一日二六時中盡埋頭在此中亦成甚勾當司馬君實日念

中字功夫可爲入細程子則云不如持一串戒珠子中非可念耶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者又何以稱焉蓋學者用功相似而得失頓殊天淵類如此後人辨之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仲尼蔬食水飲樂在其中聖人之樂若卽境而在賢人之樂若離境而存其造道之淺深亦自可見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天字卽理字卽太極字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卽理也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物得之以爲人物一人未嘗假貸於天猶之物未嘗假貸於人此物未嘗假貸於彼物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

自太極之統體而言蒼蒼之天亦物也自太極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皆天也但蒼蒼爲積氣之大者故天之名有專屬而人與物皆囿於其中則直謂付畀焉耳

人生而有此形骸蠢然者耳有氣以運行其間而形骸之發竅始靈此一點靈氣無所不有而實無一物之可指這便是天命之性

天命之性兼人物言而人有專屬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故也

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盈天地間皆生也疑於雜已故孟子曰性卽理也盈天地間皆理也疑於外已故陽明先生

曰心卽理也天下無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合而觀之乃見天命之性

或曰天地之間先有此理乃生氣否曰理只是氣之理有是氣方有是理非理能生氣也但既有是理則此理尊而無上遂足以爲氣之主宰氣若其所從出者陰陽二五之氣流行不已只是箇真實無妄如水必寒如火必熱人得之以爲性卽是至善之性然同此陰陽二五而陶鑄萬類一一不同卽人類之中清濁厚薄萬有不齊所以君子之中不能無小人大道之外不能無異端如桃李之仁同稟一樹而其仁各各化生千樹萬樹各一其樹枝枝葉葉豈能盡如其母亦有天折而不成臃腫而不秀者矣然其爲天下之桃李則一也故孟子

一言以斷之曰性善

率性之道不假人爲天之道也修道之教擇善而固執之人之道也盡人所以合天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至修道之教則鬼神避舍天地讓能矣故下文極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此道經許多聖人君子發揮不盡如揖讓既窮又有征誅之道君相既窮又有師儒之道封建既窮又有郡縣之道直是搏掄三才通徹萬古而總之不離中庸者近是

朱子曰隱暗處微細事離耳目而言心心不可見是至暗處離思慮而言未發其端倪若有若無是至微處然而良知一點炯炯不昧天地鑒之鬼神覲之真不啻萬耳萬目之交集何見如之卽思慮未起之時冲漠無朕而

萬象森然已備何顯如之故曰莫見莫顯

獨便是太極喜怒哀樂便是太極之陽動陰靜天地位萬物育便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盈天地間只是一點太和元氣流行而未發之中實為之樞紐其間是為無極而太極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位育只是一體中事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終

會稽後學王元鎬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三

邑後學沈復榮編輯

文編一八奏疏四揭

臣痛惟東方滋事游食兩河烽火逼於京師舉朝震恐莫

天啓壬戌二月

知所出夫以堂堂中國之大也當茲彈丸小敵曾不能一逆顏行舉全遼之地次第拱手而授敵其何故哉人心弱而國勢輕朝廷討罪之法不伸於天下也臣請今日為皇上伸討罪之法臣聞春秋之志詳內而略外先中國而後四裔未有中國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東方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得志塗炭遼民遼禍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禍

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復再振者經略楊鎬
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逋逃者監軍
出胡嘉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
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坐叛疾不自歸理反以知縣升
僉事者佟卜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遙制山海巧圖卸擔不
能戢和撫臣以收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也通
夷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弑君之惡漏網不
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同罪異
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布之又何道焉乃
楊李之案久定矣而忽下寬處之旨高出逮矣而卽假立
功之路李范就理而爰書猶滯卜年謝事而畫錦揚揚罪
璫復入禁闈而廷臣不之問可謂國有三尺乎豈可恨者
然廷弼受朝廷不世之寶寶卷慢罵無人臣臣祖朝廷至欲
遣使講解猶恐其不聽紀綱法度掃地盡矣安得無今日
之禍嗟嗟事急矣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先問賊之
在內者而後及其外者首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
受以正通敵起釁之法速斬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
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
立斬軍中并編管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逃亡之法速
編管佟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尚書蟒
玉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悞國之法國法既正內
賊既討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申堂堂討
罪之義於四裔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而且下
罪已之詔以徵天下之勤王散內帑數千萬以備軍餉免

天下之徵派京城畿輔盡籍民兵以壯城守復令廷臣各破朋黨之見亟起李三才爲本兵以資調度錄用天下清議名賢如丁元薦李朴等及近日名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死義之氣萬一敵騎漸逼君臣共効死守敢有言南幸避敵鋒者立斬以徇如此而東方不足平也此今日討罪先後著數也舍此不圖轉眼戎馬生郊惟有君臣北面敵廷而已嗟乎自羽書告急以來今旣數日矣欲求廟堂之上厭人舉動而不可得如臣所言討罪之法雖普天之下三尺之童亦皆知之而當國者獨巽謝不敢當若陽爲不知而過之坐失機事大家猶作情緣世界牢不可破甘以君父身家與敵而不之顧豈不痛哉昔朱雲願借上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身秉國成者誰乎而迫禍至此泄泄沓沓復如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臣目擊時艱孤憤所激義不與諸賊共戴天敢爲皇上一陳款款之愚前趾不戒大戮何辭卽皇上始終以出位誅臣臣倖得一言死於闕下猶幸死於敵兵之手痛哭流涕不知所云惟聖明裁察施行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卹神廟罪廢諸臣疏

代總憲鄒南阜先生天啟壬戌三月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乞聖明大闡一代幽忠以勵臣紀以勸世風事臣以衰朽無能謬司風紀之任目擊今日世道人心江河日下每爲之撫膺太息計欲障狂瀾而不可得則惟有激勸一法操之皇上而已臣聞之舉直而化枉者勵世之微權彰往以鏡來者勸忠之大法頃者皇上繼體

乘乾兩奉皇祖皇考遺詔將建言得罪及一切誥誤諸臣
存者召用歿者卹錄已經吏部下檄次第舉行薄海陬隅
幽深閭汶盡耀光明可爲二百年曠典顧存者未蒙召用
而歿者尚虛卹錄間有子孫陳乞當路揄揚而得之者蓋
已寥寥矣其他草枯木腐空埋俠骨之香事遠人微永乏
青雲之附者不可勝紀豈所以昭大公而示激勸之意乎
臣不肖逮事皇祖初服於今五十年追惟當日共事之臣
不乏同心之雅或聞風慕義或覲面交歡知之最悉九原
可作吾誰與歸除已往卹錄者不敘外則有若原起光祿
寺少卿顧憲成以明善爲體以兼善爲用躬任世道之重
力決詖淫之藩者有若原任給事中遂中立四壁屢空一
編三絕身退而道彌尊節甘而養益粹者有若原任南給
事中陳嘉訓端凝介肅迴絕塵表直節著朝端清風拔士
類者有若御史錢一本左圖右書日就月將闡天人之奧
旨抉動靜之微機者有若原起兵部主事劉永澄豪傑之
才聖賢之志精誠徹鬼神行法一壽夭者此五臣者名不
必以斥逐顯品不必以事業見卓哉繼往開來之任允矣
廉頑立懦之風敢亟請諡典以昭來禩而遂中立陳嘉訓
錢一本猶在謫籍所當并與議贈者也自此而降有以犯
顏得罪者大理評事雒於仁四勿昌言其最著者也諫廟
饗不親廷杖爲民者禮部主事盧洪春也爭國本而謫者
給事中張棟羅大紘王如堅楊天民李獻可舒弘緒戴士
衡御史余杰光祿寺丞王學會而戴士衡則死於戍所者
也論閣臣而謫者給事中朱稷楊恂御史冀體宋燾吳宏

濟兵部郎中劉元珍吏部主事安希范兵部龐時雍刑部
孫繼有參政姜士昌也論京察而謫者禮部員外徐泰成
主事賈巖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陞國子助教薛敷教也爭
山陵者參政李瑄也爭楚獄者御史林秉漢也此皆坐忤
閣臣者也而諸以別白是非耶正忤閣臣者給事中盧明
諷曹大成任彥蘖李沂御史馬經綸范儁刑部主事劉志
達也以進賢退不肖忤閣臣者吏部郎中王教馮生虞黃
縉也因而坐汰者吏部員外錢養廉主事穆深也諸忤權
要而謫者行太僕少卿苗勃然僉事汪先岸也力摧言路
朋邪謫且被察者戶部郎中李朴也以張差一案坐謫且
死者刑部主事李迎俸也爭東倭封貢而謫者給事中葉
繼美御史曹學程禮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長春也
以礦稅論中使謫者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也論稅官者
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也有司以稅事被逮者知府吳寶秀
推官華鈺知縣王正志而正志則死於獄視諸臣最慘特
當議廢者也其他因事誣誤或中禍於權要者府尹萬自
約以買辦金珠忤旨御史彭應參以斃范祭酒坐吏部郎
中蔡應麟以方簡誣而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主事王士
騏以妖書構是也若礦稅之役所在地方或逮或降或削
籍未審存沒者又得參政沈孟化副使孟振孫知府李商
耕趙文煒王禹聲蔡如川同知卞孔時孫大祚通判邸宅
羅大器知州鄭夢禎州同邵光庭知縣李來命甘學書鄒
光弼焦元卿袁應春王之翰田廓經歷車聖任一名車任
重凡二十人焉嗚呼盛矣凡此諸臣或忠效碎首或義存

剖腹或持國是於盈廷或決廟謨於前箸或爲民請命而犯當道之豺狼或爲國除奸而觸九關之虎豹至於身不列於科名職僅等於抱關乃能存心愛物義篤匪躬抑又難矣而夷考其時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園土幽魂猶肅飛霜之氣炎荒執殳空揮捧日之誠懷忠不二所遇難齊深可憫痛除已經赴用遷職外當亟與分別贈卹均沐皇仁不當使湮沒無聞偏抱幽貞於冥冥也嗟夫以諸臣之才使得君相一心計從言聽盡究其英挺卓犖之用豈非瑚璉璋璋稱熙朝師濟乎而事多逆而成拒風以激而爭流一往不返河清難待僅留此身後之名垂諸青史而國家曾不得資其半臂之用至於人亡國瘁時事日非俯仰前修徒令人於邑而已然則愛惜人才以自爲社稷計明主當何如哉方今聖天子宏開麟鳳之網旁招俊乂弓旌之使相望於道幾於野無遺賢惟是丁巳京察久爲公道所不平者而猶以局面相持藩籬未破間從拔用十不二三竟使五年黜幽之大典終爲賢人君子之錮籍臣竊惜之夫前此諸君子之去國或以國本或以礦稅或忤權姦未嘗無去國之名而今則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一朝投足終身莫渝令天下噤舌而不敢言嗚呼此漢唐季世所以壞也由今觀之若丁元薦李朴沈應奎賀煊史記事李炳棻之不謹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涂一榛麻熺王時熙陳一元馮上知史學遷之浮躁荆養喬陳敏中張文輝潘之祥之不及孫瑋孫慎行魏養蒙曹于沐朱國禎喬允升范鳳翼王之寀鮑應鰲王國魏允中

馬孟楨之並以拾遺與南察之吳良輔金士衡張篤敬章嘉楨吳爾成皆所謂門戶中人也而諸臣本色竟何如哉說者謂諸臣過於任意不劑時宜門戶之禍皆所自取然人有得罪於是非者有得罪於同異者有得罪於君父者有得罪於儕友者虛中而觀諸臣之罪何居乎負俗之累賢者不免取其大節略其小疵則元薦諸臣均不失爲慷慨氣誼之士高者振功名卑者超富貴詎可令其終淪落以無聞乎或曰今日之昭雪所以錄其賢也萬一此例一開不賢者亦得夤緣而起以淆清濁則計典不從此而廢乎臣謂宇宙不毀人心不死真是真非不可得而亂也卽不能保無一時刺謬之國是而能必有萬古不泯之民彝又豈敢逆料他日爲不賢者所藉口預爲今日賢者抑耶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生者乎錄死者於前所以勵生者於後用生者於今日又所以伸死者於昔時總以奉皇上生者召用沒者卹錄之旨非敢有所濫觴於其間也緬仰皇圖金甌全盛故得一洗萬厯五十年光岳之氣爲皇上振中興之運使人心世道不至澌滅於以少振一日風紀之任則臣區區報皇上之職分耳先臣徐階當國錄用廢籍諸臣諸少年不悅爭以爲言階曰今日用器惟求新者然千古圖書彝鼎玩好之類必加愛重而不敢毀傷者何也爲其古也寧獨於人而有異乎諸少年語塞而退近御史游士任有起廢太濫一疏蓋亦當時少年之見臣抱人惟求舊之思自附於先臣徐階以人事君之義如此伏乞皇上留神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臣病萬難赴任再懇天恩俯容在籍調理以圖後效

疏

崇禎己巳三月二十五日未上

臣宗周以廢籍蒙恩於崇禎元年十一月內起陞順天府府尹隨該臣具疏爲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事奉聖旨劉宗周著遵前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戰慄無地自容伏念臣叨起用係三品京堂例不得辭况近奉嚴旨申飭於例不辭者一槩不許套辭臣何敢故違明例以套數欺罔上干天誅惟是臣久病真情不容不控陳君父之前而皇上猶以臣爲辭官也者而破例許之復破例留之則君恩逾重而臣罪之涉於欺罔者無以自道矣臣爲此懼轉輾思維止有力疾就道以君父再生之身還之君父仰副作速前來供職之旨以報恩萬一臣之分也則亦臣之本心也而其如奄奄病骨終無起色卽近日聞命以來痰火愈熾積爲怔忡瘋瘍未除漸成痿痺蓋精神久已耗脫而筋力與之消亡一旦責以趨赴嚴程勢必不支卽扶此狼狽之軀以進亦何當於國家神京非臥理之地京兆非嘗試之官有臣如此而望以供職不已難乎使臣旣病不任職猶然畏此簡書遷延歲月致國家有曠官廢事之虞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萬不獲已再披情愫於君父之前仰望聖慈假臣骸骨在籍調理倘邀天高地厚之造幸不遽填溝壑犬馬餘年再圖報効捐糜何辭惟聖明少垂鑒察臣於是而猶有請焉臣待罪先朝實歷尚寶少卿耳於太僕尚未任也而遽起通政今者於通

政又未任也而起府尹臣身彌退臣席彌前無乃巧於進而與於速化之甚者臣亦何辭以謝前日黨逆諸臣卽臣已乞骸仍恐冒此虛銜亦屬繁縷之可惜并祈皇上收回成命准臣以原官在籍使微臣之分義稍安而皇上所以曲成微臣者亦在功名富貴之外臣死且不朽臣無任隕越顙天待命之至

恭報屬縣敵情以資廟算疏

崇禎庚午四月

本月初七日據豐潤縣胡永清申文爲飛報緊急敵情乞賜速發援兵事內稱本月初一日有換班建兵三萬從東至本縣十里外扎營初二日丑時調哨七股復分十四股俱戴盔披甲七股往北七股往南約有五六萬各執五色大旗馱載攻城器具將本縣四面圍遶見城上布置嚴肅

不敢近攻差有建兵千餘騎奏本一紙南書一紙俱經尤總鎮查收轉報外其建兵扎營自卯至午始往南行哨馬達兒見今往來不絕請乞速發兵馬援救孤城爲此抄謄奏本達書理合塘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豐潤爲東路之衝累經敵兵往來蹂躪而此番勢尤洶洶縣官請兵良非不得已獨怪總兵尤世祿駐兵汎地不能一矢相加遺致甘受其媢辭以辱國此其罪可斬也尤可恨者馬世龍受命總理既乏調度之能又無臨陣之獲徒構水火於諸將之上而身以淫樂自娛士氣日消軍資日盡遂令邊騎更番迭出長驅至此臣且度此番媢辭欲賺朝廷以宋事無識之徒未必無動於其說以偷旦夕之安者則世龍優游養寇之局實有以召之此其罪之尤可斬也今日之事臣

謂不先處一二儒帥無以定天下之大計以一戰而殺敵誠一戰殺敵請皇上立勅總督大臣提尚方於前刻日誓師先收灤遷以遏南下之衝進窺永平以破久據之穴一面令所在地方官堅壁清野使敵不得縱擄掠凡有失事卽以罪論而豐潤玉田尤為要害臣嘗鑒玉田縣知縣係庸才不足恃緩急皆當增兵防守其地仍乞速令撫按甄別各州縣官才品稱否以為去留以資城守一臂總之今日退敵之策戰為上守次之下次則宋人餘唾萬萬非所望於聖明之世想聖明在上自有獨斷也統祈鑒察施行

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以祈聖鑒以決宗社大計疏

庚午五月初四日

前者尤卅祿以敵書進於朝而豐潤薊賈之間旬日之內

凡三過敵兵所殺傷男婦及擄去者不下數萬人自此以後遵化難民復有報殺傷者且極其慘酷臣每得之輒為之撫膺頓絕不知皇上亦一一聞之否乎嗟乎聖明在上何忍使畿輔之民膏血塗地至此極乎臣忝有地方之責恨不能為此數萬生靈請命而彌月以來我君臣竟不一言殺敵事何也臣念敵至今日而輕我中國甚矣然遵承一隅終困獸也近地之擄掠已盡故搜及難民而洩忿焉不獮逞南下亦當旦夕歸巢去而敵終不自去也勢必漸南且有待而南夫以我中國之大竟無奈此極驕極倦之餘氛不一殲之使去此亦千古之羞也乃今所稱闔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俾以總督之任固將惟敵是求而鳳翼輒曰事在總

理未賜上方之前日事在總理既賜上方之後亦日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上方付之督臣之手乎哉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夫人而知之不知以何與援使阿大夫之譽日至於上前而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至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佞之雖其香火情濃乎亦借以自弛其擔也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雅以兵事自任而受命之日卽於戚畹宅中與世龍爲八拜交同出國門以去通國之人駭之已而列名塘報又甘處其下風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之白簡世有如是之乘驄風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臣有以知殺敵之無日也而今者時事愈不可言矣軍法通敵者族而皇上不問失事至數萬人受慘而皇上又不問是率天下叛君父且輕棄吾百姓也尤而效之又何誅焉袁崇煥之初敗也罪坐本兵致王洽竟死於詔獄滿桂敗而皇上身受其過矣則總理之命出於皇上之獨斷故也然猶一死結局無得而議焉况後之爲總理而敗者乎惟皇上之法不能行於總理故總理之法亦不能行於將士而且一爲總理焉一爲總督焉兩雄並立安得不長其推諉觀望之路以至於通敵而敗而不可問則亦皇上自爲社稷計誤也爲今之計非皇上先自轉圜無以痛剖天下之積習請赫然震怒首問從前通敵失事者罪狀乃革去總理而令督臣曰闔以外上方專之仍與之約曰一月不殺敵則戴罪再月不殺敵則騎逮又請督臣

與諸將士約曰士卒不殺敵罪坐偏裨偏裨不殺敵罪坐
 大將大將不殺敵罪在督臣如是則人人殺敵矣一鼓而
 前何患戰不勝攻不取即不然握定堅壁清野使敵進無
 所獲勢不得不退而歸巢亦計日盡敵之道也臣聞之昔
 者堯與羣臣共擇一治水之人不免以鯀敗故曰知人則
 哲惟帝其難之至史臣贊成湯則曰改過不吝我皇上聖
 明天縱即誤用一滿桂世龍以敗亦何損於日月惟今日
 者皇上以帝堯之哲法成湯改過不吝之勇將從前敗局
 一朝改絃使人人爭自奮勵以殺敵為事如此而敵不計
 日以盡臣請伏妄言之誅以謝天下不此之計今日不殺
 敵此後更無殺敵之日臣亦不知死所臣愚本無知識特
 為地方生靈痛不禁發憤盡言觸冒天威惟皇上少垂鑒

舊鈔下有臣草疏已畢復接得遵化知縣趙祝揚帖訴
 察遵化難民山棲露處之苦請朝廷賑卹臣讀未終真使
 石人下淚臣謹將原派遵化勸農三百兩隨使發去以暢
 皇仁此蓋臣仰體皇上必至之心有不得不然者臣無任
 激切待罪之至

恭慰聖懷疏 崇禎壬午八月十六日

臣力疾在途進次臨朐縣地方傳邸報恭聞聖躬少違元
 和臣不勝依戀計日就平臣不勝欣慰既而捧讀聖諭知
 皇貴妃於本年七月十六日薨逝臣又不勝驚悼無已遙
 瞻天表宜若有不豫色然者夫以皇貴妃淑德徽音宮壺
 媲美不獲終侍我皇上衍樛木螽斯之慶於億萬斯年海
 內臣民實切有同心之痛而在聖明則必以宗社為重萬
 幾為憂不至因此而縈聖懷於無益況又當宵旰靡寧之
 日乎臣惟祝福履方來天顏是喜在宮在廟時瞻雍肅之

儀本支庶衷其叶靈長之慶庶薄海同回悅豫而微臣亦
荷幘蒙臣無任瞻仰瞻戀之至

揭

哀陳母節懇恩照例旌表以伸子情以勵世風揭

辛丑
八月

職伏讀大明令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制五十
歲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查萬厯二十六年辦事進士杜
詩盧承各陳伊母貞節蒙恩一體旌表痛職母比節二母
而倍處事勢之艱敢灑血陳之職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母章氏府學生員章穎室女年十八歸職父生員劉坡著
賢婦聲職祖罄生產延師課父期成立而父倏染痢不起
時萬厯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也母年二十七職遺腹甫五

月先是職父病母晝夜侍湯藥弗懈病轉劇則誓以死殉
暨沒顛天頓地決立盡以成初志幸職外大父知母孕力
護之旋解之曰死者不欲有後乎且視柩前曰爾欲有後
上叩帝闈而母始強進水漿伴骸一室泣血幾殞夜必焚
香哀告祈所以續劉祀者越明年正月始生職維時祖母
復謝世遭歲凶田廬兩罄所居再遷卒莫容職祖挈三叔
父遠棲山舍熒熒寡母挈職就外大父養槁形容絕言笑
歷寒暑矻坐而紡績之下讀書其間旦令受程外大父每
述先業淚泣然下也未幾三叔父繼天祖老在獨矣母痛
甚諭職大義迎養於外氏會祖母擊俗行浸成病而母以
一衰軀處蕭然四壁俛仰薪水徬徨醫禱至於面目黎黑
不辭瘁且也咽粗糲味鹽齏輒謂未亡人甘此蓋數年奉

祖康強又數年課職學有成於歲辛丑成進士則以五十
一歲告終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貞心苦行二十五年如一日
痛哉母既云亡孤不獨存但劬勞之未報卽捐生其何
爲況處鰥寡孤獨之中克堅完操值流離顛沛之際愈篤
初心立數月在姪之遺孤完十年已散之骨肉凜凜秋霜
烈日如職母者安忍與草木同腐哉爲此忍死泣血披悃
陳情懇恩查覈奏聞用表貞魂永垂不朽庶於人子稱再
造而頽風且知激勸矣

妄言被糾據疏質明以彰公道揭

萬曆甲寅正月

職於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內拜爲脩正學以淑人心以培
國家元氣事職竊見近日世道交喪黨論方興其病乃在
學術未明因發明東林顧憲成之學以見攻之者與學之
者俱不能無過職區區朴忠自信從世道起念雖觸時忌
而不顧職且席藁靜聽出位之誅久之而南京山西道御
史孫光裕糾疏至矣職以言獲罪職復何言顧御史猶不
忠告尚欲職發明未盡之旨職敢無說而處於此御史摘
職以黨之一字乃小人借以傾君子之術學道者宜不忍
出口職甚服之第不知今日之黨釁將中於門戶內乎抑
中於門戶外乎自荆養喬熊廷弼二御史之行勘也救廷
弼者誰不寬東林以主使至欲立奸黨之碑榜之廟堂未
知所坐最後直發黨人之禍以攻于玉立繼之者又及丁
元薦等牽連朝野日引月長職不恤以螳臂當之就中開
解要歸自反而顧以構黨之罪反坐愚職乎夫三尺法乃
朝廷所以肅紀綱也安所借亦安所撓今日之勘出此入

彼非坐廷弼則反坐養喬名義在前鬼神在上雖諸臣無如廷弼何且如養喬何論區區事外一小臣而曰巧爲養喬也乃若崑宣之黨與不黨職實未嘗懸坐天下猥以今日紛紛之構實自崑宣之獄始不見辛亥之察爲王紹徽爭年例劉國縉爭浮躁湯賓尹爭不謹乎不見自來染指宣城者輒成罪案乎又不聞顧李之敗多爲郭正域訟知交乎南察之至今膾炙人口者則處一攻崑之劉時俊段然也不然時俊亦攻淮之表表者也會不得與紹徽諸臣同類而其寃之乎然則天下之抱不平於二氏非一日矣職故曰崑宣之積寃也寃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廷弼者也御史詰職曰爲東林者黨李三才黨王圖乎則職實不坐職固謂今天下宜崑宣自崑宣廷弼自廷弼救者自救東林自東林王李自王李兩不爲黨而兩相入孰爲門戶以內門戶以外則天下太平此職所以分東林之罪也夫自李三才之援書發而酷信憲成者救三才無虛日致與天下爲難紹徽諸臣不免染指而罷出試執東林問之曰諸臣之罪成於卿手亦復何辭雖然淮可攻也宣城可比與假道而攻憲成亦朝陽之鳴與則亦盈廷功過之案也高攀龍與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天下信之憲成死而戈矛無向勢必踪跡攀龍何意御史發此一段公案窮治到底直令東林無一片乾淨地孰分有罪孰分無罪哉辛亥之役耀州宣城實相水火王劉庇宣以圖秦卒爲秦所持與東林何涉懸坐攀龍職竊不服金吾騰謗崑山崑山敗久矣何必又傳謗書以益

之况殉以沈思孝乎此其情狀詭祕出於險邪之播弄而攀龍不覺墮其術中偶爾吐洩容或有之何足深咎御史刺刺不休抑猶有崑宣之憾乎至若于玉立者常與郭正域之難矣天下孰不望而義之一日姻婭之書入而罪案成則指斥宣城之以也丁元薦忤時宰被察先後淪落幾二十年部郎一召席未煖而罪案成則察後一疏指斥崑宣之以也然則東林之罪極口道盡不過養交喜事嫉惡太嚴卽二人瑕瑜不掩要不失爲君子是故以莫須有之罪坐攀龍則攀龍不服以標榜雌黃之罪坐亂天下之罪以罪二人則二人不服就中分別流品高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超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湔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自皇上畢世怒忠臣而江河意氣不免成此一種褊激學問識者但當哀其風會之流擴以包荒引之大道何至相猜相忌輒以口舌之罪亂政之科傷天下賢人君子之心激成黨人之禍豈不深可惜哉奈何更言推轂天下士也雖然御史良亦苦心卽攻東林三字亦且勘破其曰大道爲公遵皇之極一言蔽之矣職自愧不學猥非知東林者區區匡救之意過於皈依旣悔淮撫之救復反崑宣之戈不意反成挑激理或有之無所逃罪惟是勘議在邇關係國是謂以職一言倒翻公議職不敢承謹一面席藁待罪姑從御史所問及者再一申言質之朝野非敢好辨也謹揭

議禮不諱異同衛道尤嚴似是謹再申膚見以質公

平揭

天啓辛酉十一月

職於本月十九日拜疏參正孔廟祀典爲董御史翼疏而發蓋以禮闈鴻鉅非參兩家之說不足以備廟堂之折衷而不虞御史復疏以職爲操戈而叛也職滋懼矣職聞辨異以致同者議禮之權衡也審似以求是者衛道之極則也當先朝張孚敬之贊肅皇帝定廟祀也徐階爭之矣至於禮更百年而猶有舉稱王之說者乃今日御史欲以一人之說一疏再疏三疏盡廢天下輿論乎何我見之不化也至御史始終執一部孝經歷倒職說則職請有以謝御史矣夫御史之言孝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正非血肉之謂也至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益知人子顯揚其親之必以道矣何獨於孔子而疑之孔子之所以孝其親者正以其以

聖人之道顯聖人之親令萬世而下頌孔子之聖於不孝則知有叔梁紇若而人望闕里而追崇以是顯揚其親也孝亦大矣而且必假後之人世世而推其在在而俎豆以爲愉快乎且御史所爲孝者抑以孔子孝其親乎抑以吾萬世而下推孔子之孝孝享其親乎抑以孔子孝享其親則學宮非孔氏私也其不能祖孫父子一堂而脩食明矣如以吾萬世而下推孔子之孝孝享其親則煌煌廟貌旣以享孔子而定一尊復處其祖父於別室之陋何異子孫方款宴廳事而以夔下之養供尊人祇令子孫終席不樂而已記云祭如在又曰事死如事生生者所不安卽死者所不享此職所以議并罷啓聖一祠而特享於闕里也可可爲善成御史言孝之旨矣而反以爲無父之教何耶

且祭固必有經矣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學宮之祀孔子也法施於民之謂也孔子之祖父何居乎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二廟一廟庶人祭於寢如御史之言祖有功宗有德父而昭子子而穆則王者禮也曷不遂遡及殷人而祖之而僅僅以三代也又何居乎子不云乎祭之以禮御史方曰敬其父則子悅而職以爲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御史求其說而不得一疏則以一品榮封例孔子之三代一疏則以登極覃恩推孔子之世家噫豈不辱斯文而羞孔氏之靈乎爲此言者眞從血肉起見者也宜其認定血肉註解孝經又如此矣由御史之言爲人子者必顧念血肉以事親則孝必衰爲人臣者必顧念血肉以事君則忠必薄血肉之見尊人欲肆而天理滅日相尋於爭奪篡弒之禍世道又安得有綱常倫理故道有似之而非者御史言孝之說是也若夫禘天郊義皇祖堯舜宗文武之說爲御史所不解請質之子思子與邵子之言方今戎馬生郊本非聚訟之日而在禮言禮御史方種種求解於職職豈能無說而處此故不應疏而猶應以揭以見道之似是而非者終不容以不解也姑以聽舉朝之議而已謹揭

亟補京縣缺員以永賴地方揭

崇禎庚午五月

職惟民生之安否係吏治之污隆今天下吏治壞極矣議者僉謂惟有久任法可以補救萬一方有憾於三載之考績如同傳舍非漢世長子孫遺意而孰有如京府京縣之傳舍其官曾不能以歲計也職曾於到任之日具久任一

疏而未奉俞旨捫心 媿如職雖非久任之人而京兆決不可無久任之官卽京兆可無久任之尹而京縣尤不可無久任之令故職近者於條陳地方善後事宜復及兩縣久任之說業已奉旨下部矣邇者兩縣知縣一時並謫職不揣狂孽具疏借留隨奉嚴旨切責遺下員缺在貴部自當亟議銓補職復何贅職因思小疏下部未經題覆今者倘得更調化瑟仰副聖主惓惓吏治之意以嘉惠輦下固千載而一時也而職以爲欲行久任之法當先議所以久任之人其一非選新甲科則不能久任選新甲科而異口俸滿之日與外縣知縣一體考選豈礙清華之路或疑京縣六品以降級爲嫌不知以評事考給事中亦降級也舊例從部郎考科道亦降級也其一非揀選乙科則不能久任選乙科而異口俸滿之日與甲科一體考選益開鼓舞之門或疑京縣六品非初授之官不知以乙科而遷州刺則從五也選同知則正五也其一非外縣陞任徑論部俸則不能久任論部俸而轉員外郎卽三年勞苦豈辭拮据或疑縣令安得轉副郎不知以州刺轉部亦副郎也以司務轉部亦敘俸也舍是三者別無久任之法之可言而亦實非有破例改制之嫌矯時違俗之病特俟貴部以一疏上請而毅然行之所裨於皇畿政治有非淺鮮者嗟乎兩縣之弊至今日而叢極矣職自蒞任後漸查大宛錢糧那移不明者動萬動千其間非半爲貪官所侵則全爲汚吏所盜而總中於傳舍其官乘於新舊交盤之際與署印之手遂不免以賄墊之累遺後人致聲聲叫苦口口稱難職

近方欲與兩縣一一清查頗有頭緒而一時皆已卸擔去所更換後官如入暗室頭緒復亂職亦無可問之倘不及今亟爲更始則兩縣之官後來萬不可做人人畏之如也而傳舍之習殆將甚于今日者目今速得接手之人尤可稍減署印之弊況軍興旁午動胥正官料理伏乞貴部亟爲銓補或甲科或乙榜必得賢者而行以久任之法從此吏治得人爲天下倡宗社生靈實嘉賴之非特職一時共事之幸已也謹揭

辨劉侍御揭

庚午

日者職疏參內豎張進忠并及孫國用陵辱坊官事除奉旨提問張進忠外續因回奏明奉旨切責職惴惴引咎何敢再有煩言旣而見中城劉劉疏又不能竟付之默

默而已者職前疏之及國用因因避方宦豎恣橫漸不可長追論已事因有辱坊官之事而後有辱縣官之事其文理原自相通不係無端借題者特據城院參處坊官之疏一則曰耳目亂營稟仰不一再則曰越職趨承分內決裂而並不指其賊私之實則本官之察處明明爲職受過遂不能不一言點破以自志其不安之意非果與侍御有矛盾也假令職已坐過矣又復吞聲而不敢訴以蹈坊官之轍豈不辱朝廷羞天下士乎而今者侍御之言旣責職以不行關會又惡坊官以不先具稟果已自白其本情矣豈知禁戲之舉職原載之保甲事宜中特奉明旨悉力施行并五城御史通行都察院一體申飭隨該職另具書一本一本通行知會訖不虞侍御之置若罔聞也且自有邊

以來城守如此之嚴一切姦宄所在潛伏不可勝詰至於人心之壞風俗之偷尚未暇問而令保甲之禁獨私於京兆衙門乎今侍御疏云禁戲未嘗不是而但惡本官奉行之不法則本官之罪誠有不得而辭者此輩庸庸苟苟何所不至獨計前日之公疏方坐以詐害坊民今日之專疏又坐以詐害戲子似無以服坊官之心而侍御抑又進其罪狀曰買煤有侵欺齊戒用刑杖則本官貪酷之罪又何止十倍前二者惜乎臚列之不早特借趨承以成其罪致職自坐伯仁之憾耳夫五城考察固朝廷之公典也職局外人何能代一坊官燃死灰而侍御坐職以借題出贖職之疏果出於借題者與御史參坊官京兆參內官各舉其職何借之有至職所以不早題參之故則前疏已明然此時亦聽侍御先參而職繼之耳侍御不參則職已相安於無言不意有張進忠之事因而帶參以了前案而侍御猶以爲罪與臺省之尊也言及乘輿則天子爲之改容事及廊廟則宰相爲之待罪豈事關臺省便不許各衙門一言商量總一言商量便以爲喋喋而擲揄之則朝廷設立各衙門果皆臺省頤指氣使之入可惟其唾面而莫之顧與亦不自覺其言之或過矣倘侍御設俎相待爲日已久職便當一去以謝侍御今而後願各城諸君子共以地方爲念如保甲中禁戲一節在有事爲清奸之要法在平時爲化俗之良圖業奉新旨指爲京兆職掌而京兆終不能以一手一足辦此事趨承之罪已成前車敬候各城諸君子仰體聖主焦勞求治之心布此新令使此輩客處者立

還鄉里土著者盡改常業率天下為堯舜之民以成堯舜之治輔堯舜之主則京兆一官實與叨相成之誼矣謹揭

辨劉高二鎮揭甲申七月

國難方殷豈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况遭先帝非常之變臣子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稱草莽孤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為計必出此即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鎮突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和爭以維揚為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徒以諸鎮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之案與職風馬牛不相及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穰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衛青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鎮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鎮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三

山陰後學王澐校刊

劉子全書遺 卷三揭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三
山陰縣志卷之三
精義同好
言欲無欺以傾欺欺不棄再引耳南之意與古人聲應
茂乎想不繼也貴遠賤近未敢平今而對其誠幸
命之日順志其寒前前日同故未敢前以寒欲其不敢
願其甘愛乎未其病而不信焉曰敢學雖直之言曰其
人亦受其至其望之案與風風中不時及前其世
國風如坐其北分之對然向翰以臨天賦其變之
又於時始之齊齊于短尺以來其以簡翰之好慎
物其日固其士心矣未幾而信其前其學以簡其翰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四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文編二 書上 論學

與陸以建二 萬麻癸丑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二者作何分解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旨異同何如及觀學問思
辨篤行五者一齊臚列分明知行並進而大學又以誠意
先致知致知外更無誠意之功何與弟謂聖學要旨攝入
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攝入在慎獨更不說知說行周子學
聖有要一段亦是簡截與克己慎獨相印證聖學要旨起
至此見全書
第十卷 文成每言博學者學此者也庶幾此意然象山陽明
之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談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

聖子全書編 卷四
問思辨之事矣其所言博學等語乃爲經傳解釋非陽明
本旨要之象山陽明授受終是有上截無下截其旨險痛
絕人與龍溪四無之說相似苟卽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
矣觀於慈湖龍溪可早可况後之人乎

與以建四

見羅先生云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往獨來了無掛礙此
先生止修得力地步也弟夢中續之曰其吾斯之信乎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吾斯之信是矣與言
行何涉蓋先生實用力處止在言行上所謂攝止於修者
也及觀他日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身苟未安莫若弗動
易其心而後語心苟未易莫若弗語乃始豁然君子之學
言行交修而已孔門屢屢言之曰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不敢二字何等慎著真是戰兢惕厲心法此一點心法是
千聖相傳靈犀卽宋儒主敬之說窮此之謂窮理盡性之
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不必另說天說性作蛇足也學問
每在乎實處有味孔子曰可以無大過矣易曰慎斯術以
往其無所失矣言有盡而意無窮故特執玉捧盈之心者
乃可以獨往獨來而純參前倚衡之見者正是透體通融
乃知止不落幻罔修不著迹象兩言一意善觀者當自得
之弟敢以是發明先生之旨

與以建五

弟昨夜夢陞衛經歷心甚不快弟雅欲謝病去官不知此
夢從何處來看來終不忘榮進念頭在夜之所夢未有不
根於晝者如濂溪言明道喜獵心猶在特潛隱未發乃知

我輩一腔子都為聲色貨利貯滿如飲食要適口居處要雅靜衣服要整潔日用生涯一切動得都是物欲心未亡今那得一副義理心去勝他看來只爭昏覺之間纔覺則無妄非真矣然衣食居處之念亦是天性所有只有一點好名心是毒藥不可不克治耳

答秦履思二

去歲每會金如兄詢執事起居往往悵快者久之幸今已幾勿藥乎則斯効也實道力之所起者矣慰羨病後此志不放倒能踴躍一步便是大肯立志人從此加鞭何患無進路何患舊習復爾纏繞人只患無志耳悔愧心痛苦心知覺心起仆程候皆自志中自作商量見此後一齊放下方有得力處何如朋友中無志者多此道日孤生因病只作杜門生活而已承垂念下問曷勝感戢去歲偶攜得朋友康齋先生集生愛而錄之已還友人去生手錄者數條載冊中奉教閱畢當以橫渠先生集上也

與履思三 崇禎壬申

舉業一事只要看得論語熟須是句句理會過久之古人面目如在目前落筆便有生意論語一書句句是同亦句句是異句句是權亦句句是實就中逗出機神直是峻絕不容立脚大要在先奪我見不執我以觀書不强書以就我直從語下理會聖人氣象又從氣象理會聖人心腸久之胷中具有一部論語萬法流出如道自家屋裏事一不差則雖無意於舉業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然非可以經生章句求也

答管生睿生

陶先生教人大抵爲作客人覓還家計所以口口只作一路鞭入更不立第二義真使人有省發處若於此漫無省直是麻木漢而今人一似已出路在外又似旅邸傷寒也執事幸努力於斯

答履思十

癸酉

感冒病已半月而少瘥氣體益羸承念謝謝荒政須講之平日平日既不講一時便難下手卽小小補綴皆末策也今但得當事者省罰薄斂一面法預備以積貯是目下急著但恐無處開口耳邊信甚亟君父宵旰吾輩坐臥不遑處卽地方饑饉尤其小者此則倚重於人心世教者非淺鮮也幸交勉之功過冊條件僕意先書一圓圈當太極象未發之中以靜坐法當之此則爲元善此外推之動念以卜吉凶爲動而生陽又推之視聽言動以卜悔吝爲靜而生陰又推之五倫百行之是非得失以當五行與萬物化生而其要歸於主靜以立人極庶不落了凡窠套大抵立教不可不慎若了凡功過之說鮮不以功爲過以過爲功率天下而歸於嗜利邀福之所爲吾道之害有不可言者乞高明裁之如蒙許可敬煩高明起手以俟請教何如

與履思十一

來教皆妥貼可佩願加力行之古人學問原是如此不如此安能光燭千古正如祖父有家當遺下子孫不知經多少苦心其遺謀一一可爲後世憲而輕俊子孫不免狹小前人制度再事紛更及至後來漸漸老成幾經跌蹉後方

登子全書編卷四
信前人不我欺做箇克家子也大抵此事要相從身上過
方知之不然只是務說話新特可聽而已

與履思十二
癸酉

清江老人隱者也其自處自有地吾輩不得以之律身也
古人公案有用者用不著時苟其得之於心無往而非坐
下之公案不然其如孔孟何然不佞則竊以自鞭焉書冊
埋頭已是向外一步况終日東攬西攬爲人作客不覺其
神日疲而體日困也反之胸中所得更可知矣老人吾師
乎心知其勢之日以沉錮而無拔足泥塗之勇行且奈之
何也

答管睿生
甲戌

應舉不遇未免動心苟非學力做得到頭則此等病痛亦
是不免但脚地亦須立得定斷不能舍吾道之正而從事
於徑竇足下便當從今日下地步也若今日下不得地步
又待箇後日則終身擾擾矣又或說且放過此關遇他事
又做起則終身擾擾矣

三
甲戌

近日只是講說得好聽卽如所云心性等說亦犯此病若
眞正學人須時時脫去舊習從新做起方得一日有一日
受用一刻有一刻工夫何患無長進僕每以此自愧耳來
教云云俱見虛已下人意思但恐精神局在外邊照顧又
於坐下不得力若長此不已其爲害又有不可言者

答管生而抑
甲戌十二月

所諭遷改序僕嘗道之朋友中謂陶先主弁首已詳明懇

到更無剩義似不必再添蛇足故已之吾輩只是肯從此下手埋卻頭做工夫不負此冊了語便是區區體面相拘文字相哄恐轉失闇然本色不免爲學者病何如何如此冊所該正如市肆開場百貨冗集美惡並陳聽人自擇纔遇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立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若愛博而情不專如游閒之人徒手出門收盡眼光事事贊嘆事事揀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真發心如將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取其緊要之貨以濟家需之不足歸於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節用愛人一語亦往往用之不盡况其他乎僕勸學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做工夫便可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繇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多如來教所引無我二字僕雖嘗著力有年而終打不透請再引爲頂門針更不作別箇伎倆何如

答史子虛

丙子十一月

久違道教懷仰之私與日俱積不佞抵家尚未及與諸君子申合簪之誼乃視諸君子神日王味日親而響應輻湊之氣象亦日有加焉則門下雷震標相爲犄角以壽斯道之脈可知也不佞自違禁以後茅塞良久雖不無反身向裏之功而親切湊泊處殊隔幾重公案以故年來一涉世路便生荆棘昔人云賈誼不能用漢文非漢文不能用賈

金一全書編卷四
誼况才品萬不及詛而妄試清時竟虛明主遇巷之殷乎
此今日之譴僕所謂捫心抱痛不能已已且不敢以面目
施之友朋之前者也而門下引喻乃爾得無過與其進而
忘其言之過情乎日來老妻病亟坐慌苦不可言而身亦
浸病矣困頓之狀無以對知己幸進而教之

復胡鳴總二

丁丑八月十三日

心最難相貼言動最難無繆種種皆苦心語然亦只是當
下埋卻頭求進步不必深擬得方地位輒生箇不若人之
想而僞焉便作退步也口下用力之要且將孟子道性善
一段提醒坐下早能見此名過此一關又作商量何

如

復魏子一二

戊寅六月

向聞貴邑鶴湖書院成朋友中必有翹然以斯道自任者
足下幸無多讓如不佞何足以躡斯席而抗顏諸君子側
乎徒懷健羨而已士習之壞也非一日矣大都上無教而
下無學淪胥以沒昔之視爲物怪人妖者今以爲布帛菽
粟互相薰染以至於此宜乎世道有今日念之浩嘆幸賢
者力作狂瀾之砥其要止在講明正學而已向偶著人譜
編多屬未定之見是以未敢示人去年所示仲本者別後
思之亦多謬語俟少遲日另作抄本以奉正會約數本奉
覽正仲本精進否幸致意僕病暈伏枕六十餘日一切醫
藥不敢嘗試試必病增劇遷延於今彌增困頓人言秋初
可回生意未知若何耳

與履思十七

戊寅十二月

吾輩只是埋頭向切身處痛切鞭策莫管異同不異同卽
偶見以爲異爲同也亦足以相證而相劑無往非受益之
地如是者日有就而月有將久之而意見盡融藩籬盡化
行到水窮山盡點點滴滴消歸當下何處是異何處是同
近來朋友中稍稍有作異同見者弟深病其務外好名每
爲切切言之亦有聞之而知警策者矣兄幸無慮焉王士
美諸兄初發心向道政當嘉與而獎借之亦不必先慮其
異同而阻之也目下機括正此學絕續之關願諸君子仔
細培養如育嬰兒作多方照顧想方是也

答族姪

己卯八月

所云立志志卽吾之志也吾志之亦吾仆之待他人乎且
待他人啓告乎必不得已請進之以立誠之說凡誠處方
是志僞處便不是志也凡後生求學如病人服藥藥不當
或悞服巴附則立受禍矣僕有感於此故以誠字進

答馮生

己卯十二月

承教於極勞苦中頗呈道况便是歸根復命一著子古人
言夜氣意蓋如此倘遂從此葆任之則雖顯晦存乎遇而
時有不加不損之精神動靜因乎時而自得無去無來之
主宰其於大道不遠矣惜乎人人當面蹉過耳卽高明磊
落之士又往往不屑羈勒中騁奔軼絕塵一往千里之氣
而不及顧及至跌宕乃作回頭晚矣故此道與賢智者謀
時離時合其扞格尤甚於愚不肖者有以也而執事濯濯
發此新知如此吾將望鞭影而畏之矣徐子信奇士乎正
好閉門讀書立此根基不必急急求友如僕之固陋辱友

朋之來教者亦往往見見聞聞無能有所軒輊每抱赧而已幸謝之

與履思十九 辛巳

講學為救世良符政須真發心實下手便無一切意見異同之病不然皆鋪張門面捕風捉影之技耳凡事真則同偽則異今日只合去偽存誠為第一義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只如此勘入則體與用雖欲不打合為一亦不可得此學問晦明一大關鍵也

答陳生則梁 辛巳八月

兩年不聞問意中時有則梁知辱相念亦當爾爾乃老病則已日加矣如執事時旺而志强目無全牛進未有涯也年來著述復幾許向也服奇今年淡否向也博今約否因文見道否即文即道否言道并不言文否如此階級有數重正如登山最上處每愈難放步少不得不揀力放步耳僕老年不廢蠹魚作伴遂至一目失明此後即謝事亦將不能如舊昔人云恨盲不早蓋有心可以廢耳目而不用今方借耳目以求心而失其用終亦盲其心以老乎言之一概辱來教勤懇不能遽作答姑以近况質之高明少候指策

答陳生紀常 樹勸辛巳十二月

所諭克己而克之不力舍己而已私愈甚如此無奈已何則亦安貴學也學者須立志志立後便所向無前志立後則見道愈親切止此一己何取何舍既無取舍亦何順逆得失之觸而輒動其心乎道者心之體也心體中本無動

登子全書編卷四
靜寂感內外彼此之岐則人已二字又從何處立名乎今
懸空言本體不實接此心之體遂覺此形骸爲障礙對壘
與之相攻終無奈此形骸何矣其實形骸何能障人善反
之則天性卽此而在今只謂形骸之障而不知克治之無
方所以愈不得力耳工夫正要更向前一步討消息勉之

與陳紀常 壬午三月

竊念學會一事以陶先生主盟固將偕同志諸君子共衍
文成公良知一脈也先生之意豈及身遽已乎九原有靈
其屬望吾輩當何如者今法堂草深每月間會文成祠少
存餼羊而諸君皆裹足不至公私起見乎異同起見乎賢
否相形起意乎異同之見自古而然陸子不必化朱子文
成不必化涇野諸君子但自講自學人講人學是堯舜而

非桀紂何必同若曰流俗難混講學原爲化俗而設若人
人是聖賢路上亦何必伴此作揖打恭爲正項事可者與
不可者拒古人嘗見譏於同列如之何其明蹈也惟是公
私一關則所係學術甚大諸君不可不察冷眼看世人初
無大惡只是私已一念造成無限藩籬做起無限罪過故
克已二字顏子猶用得著雖大賢亦是頂門針何況吾輩
僕深不願諸君子有此矣往者僕嘗發同人于宗于郊之
說金如深感動未幾爲一場閒話而罷豈諸君子之見不
及金如乎私已之見一萌因而有異同異同之見一起因
而有賢否則所傷於吾道大矣諸君子卽口口言學無乃
聚沙蒸飯此意一化宇宙太和氣象卽在吾黨人人志聖
而聖希賢而賢矣願諸君子深紹前哲惓惓之心來月之

三齊赴文成祠再訂初盟胡越一家幸甚是日聞自菴先生主盟張先生年八十而每會必赴又絕不開口一字亦絕不聽得一字卻爲何事豈非吾師乎吾師乎諸君但學張先生可也

答錢生欽之

永錫壬午三月

力行二字甚佳而所該亦詳以盡如體認是力行第一義存養是力行第二義省察是力行第三義踐履是力行第四義應事接物是力行第五義善反之則應事接物正是踐履之實踐履正是省察之實省察正是存養之實存養正是體認之實歸到體認二字只致良知足以盡之此正所謂力行之實也今人以致知爲一項以力行為一項所以便有病痛又就其中每事都作兩件看或後先錯雜或支離紛解愈遠而愈不合矣人之氣質不同不免囿於所見而不能相通若良知則只是一箇也然僕作此言亦是影響不知於良知二字有分曉否幸交勉之可乎

與某書

台駕蒞郡城有日會弟投疾山中未遑晉謁方抱怏怏反辱騶從儼然式閭下問重以珍刻開示荒蕪受益良多伏惟年臺因病服藥發軔立修遂復借途釋氏還證儒宗合世閒出世閒法同一之爲大開眼孔猛著進步不忝宇宙男子如陽明先生凡三變而後進於道庶幾近之矣然吾儒與二氏終異途徑卽陽明先生未嘗不歷足二氏而其後亦公然詆之且子靜爲非禪則必有獨覺禪之爲謬者而後人輒欲以圍三教以談良知之學恐亦非先生之

心矣讀年臺格以辨大抵力提主翁以為印證物理之本而八者一齊俱到可為深契文成之旨第其所為主翁者果即物以求之乎抑先物以求之乎如先物而求之也則心自心物自物矣而復本心以格物是役其心於外務也勢必偏內而遺外矣焉能格之而焉能致之即其所為格而致焉者亦格其無物之物而非吾之所為物也且致其無知之知而非吾之為知也且其所為誠與正者亦無意之意無心之心而非吾之所為心與意也修齊治平一舉而空之矣此龍溪之說所以深陷於釋氏而不自知也若即物以求心則物未嘗外也而知亦未嘗內也即格而即致矣二者於年臺何居焉陽明先生主腦良知而以格物為第二義似終與大學之旨有異儒釋之分實介於此在

先生固已擇焉而精語焉而不詳矣又何怪後人之濫觴乎世教滔滔願年臺力迴禪幟直達孔宗以續斯文之脈因病服藥病已則止不無望於今日昔有宋諸君子公排佛老莫不沈酣其言而後抽戈以向之則年臺今日之謂也弟不知佛老之能與佛老姑以淺淺之見罔試管窺以為受教之地不無一語鞭自效則心許年臺久矣握手無

日願合

以而

孔顏居此竟從何處得來今云樂是心之本體本體豈容易忘如云即本體是功夫幾日龍何語濂溪云所樂何事畢竟無一事可樂無一事可樂卻實有一事可尋此時不由人不著實只是發憤向前不遽討滋味久

劉子全書卷之四終
之自不海無終無始然理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矣此處方以爲無何事何事任

答十一

明明之功紀三在積致知之法以進而進雖只此一點良
知而今日之知有不同於昨日所知者明日之知又有不
同於今日所知之於此而謂致良知也此即湯
盤箴也前學云脫去舊行履當脫去
并舊解識亦爲脫去舊行履子日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焉此爲執事誦之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四終

山陰後學何士祁校刊

